

沙河三題（外二篇）

國林

沙河濕地公園

沙河濕地公園，最初的名稱是叫城北濕地公園。襄陽市環境生態局網有一篇報導，題目叫《棗陽：城北濕地風光好，生態美景展新貌》。開篇有這樣一段描繪：“城北濕地公園位於襄陽市老城區東北角、沙河上游段，緊鄰 S335 省道，上接鄂北水資源配置工程渠，下接中興大橋。紅線面積 62.99 公頃，其中水域面積 31.10 公頃。景觀面積 31.89 公頃，其中鋪裝面積 4.3 公頃，種植面積 27.59 公頃。”

按照我的行走觀測，沙河濕地公園由城北的中興大橋起步，向東北到鄂北水資源配置工程渠（棗陽人俗稱“引丹渠”）渡槽約計 2 公里長。這是我騎摩托車測得的結果，從衛星地圖上的距離亦大抵如此。此段河道，最寬的河面達到了 370 米，最窄的水面只有 130 米。上游為東北隨州市境內而來的有一百多裡的水流，下游為棗陽城區第三滾水壩彙聚起來的水面，時常還兼收著東西兩崗而來的季節性雨水。如此的一片流水區域裡，目前已打造成了一處水草肥美的水鳥與游魚的天堂，兩岸則成為人們悠閒漫步的風光觀景長廊。

如此的一個濕地公園，說起來簡單，觀起來很美，走起來欣爽，可就事前操作的一面來說，整個的工程規劃，工期運作，景觀打造，卻是一件十分不易的操作；四年間的諸多周折，風風雨雨，只有規劃者、建設者知道。

先說河道裡的改造。過去這一帶多為當地居民依據水流回折的高低形勢，進行了或堰塘或草場或林地或加工玉制板場地的佔

用，讓歷史性的自然水域變成了割據似的地形，污染著下游城區的河道水域，也嚴重影響了夏季大雨時節的河水暴漲通暢。

著手規劃這一帶的河道改造時，自然費了不少的周折，也花費了很大的人力物力。

首先是在這樣的區段如何規劃，如何改造，怎樣才能讓壅塞淤堵的水域河段，變成鮮亮入眼的景區似工程打造，其間展現出來的是謀劃者的智慧。

這樣的謀劃，自然是當地政府及其職能部門依據“金山銀山不如綠水青山”的環保規劃精神，召集專業行家，多方綜合考量，廣泛徵集方案，著力打造一處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襄陽城北人文景觀——濕地公園。

有了規劃，接下來的就是“拆遷”工作。眾所周知的拆遷難、話難說、事難辦、心難慰，其間的工作量與花費的周折，同樣可想而知。但再艱難的工作在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與整體部署下，通過拆遷專班的不懈努力，最終還是在預計的時間內完成了任務。

隨著規劃、招標、拆遷的一步步落實，城北濕地公園便在2017年11月正式投入施工了。

藉此，施工人員根據施工的方案，開來了挖泥機、運輸車、鏟車，一時間，此段河床裡機聲隆隆，載運泥土與沙石車往來不斷。

數度春秋，幾番冬夏，寒來暑往，往返複去。整整四年時光，施工人員不計辛勞，風雨無阻，破難除險。

工夫不負有心人。

最終，施工隊伍憑藉智慧的雙手和現代科技的力量，硬是把荒草叢生、高低起伏、左右回折的壅塞河道給改造成了規則通暢的景觀水域。兩岸及河道的不規則地勢進行了清理平整，一些陡峭的河堤進行了石頭水泥構築，平緩的河坡上栽種了相應的綠化樹、應時花草和打造了漫步的彎曲小徑。河道的水域裡，除了清理堵塞的雜物外，把從山地拉來的大小石頭壘砌成不規則的區域性水域，又在不同地段水域裡栽種了相應的淨化水質草與水生植物。

打造好的沙河濕地公園，讓棗陽城北多了一處休閒的景觀遊覽地。如今，當你散步在濕地公園兩邊的沿河路段，會見到往日許多不為常見的花草樹木，且四季裡進行著更迭般的鮮亮呈現，一路走來，目不暇接，美不勝收。水邊多為垂柳、楓楊、女貞、聖柳等，坡上多為樟樹、欒樹、桂花樹、銀杏樹等。並有護坡的草坪，間種著一片片的金絲桃、金雞菊、菰草、芒草等等。至於本土的草本植物如棒頭草、蒲公英、狗兒秧、地錦草等等更是屢見不鮮。公路邊的寬闊地帶，還建有時代性的體育健身廣場，分別用鋼絲網進行護欄，確保了在這裡進行體育鍛煉人們的安全。另外，東西兩岸上還設置有停車場，便利遠道開車而來的遊人泊車。

不同的水域裡，有荷花、菖蒲、蘆葦、再力花、水竹等高出水面的植物，少量的水域高地裡，間雜些許的水柳、棟樹等，水中則有黑藻、輪葉黑藻、伊洛藻、菹草等多種水藻類植物，適宜於淨化水質和野魚的生存，也成為白鷺、翠鳥、秧雞、野鴨、白鸛等多種水鳥的歡樂棲息地。

沙河濕地公園建成後，讓昔日的荒涼野灘塗改變了模樣，讓不堪入目的雜亂荒草坡變成了風光秀美的遊樂園。這樣的打造，

無疑讓棗陽人以及外來的人們，多了一個走進大自然的機會，時時美麗著人與自然的和諧共進之心。

沙河三水壩

棗陽城區的沙河水流上，有三座滾水壩，簡稱一壩、二壩和三壩。最先修建的一壩居中，處於沙河一橋（光武大橋）的下游百米處；二壩位於西邊沙河二橋（新華路橋）的下游，距一壩約 1.7 公里；處於一壩東邊北折的沙河三橋（東園大橋或書院橋）上游的三壩，距一壩約 2.5 公里。

三座水壩，攔截起來的水域形成一條彎弓狀的河流，現已成為棗陽城中心地帶的一條綠色飄帶。這條飄帶很有點兒長，向東北延伸百里之外進入隨州市境，向西南流經三十餘裡在琚灣鎮與滾河相匯。

沙河是棗陽人的母親河。城區段三壩裡的水就是沙河的藍色精靈，時時美麗著棗陽人的曠達心靈，也映照著棗陽城的無限風光。

一壩修建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當時的主要用途是保障化肥廠和酒廠的用水，同時還兼顧著城區人的食用水。那時的棗陽城還沒有向東南擴展，人口有限，工廠特別是造紙、化工一類的企業也有限，還不存在水質污染的現象，不然人們時常飲用的生活水及酒廠生產用水，就不會取自于此段水域裡的水了。過後的一壩不但成為了三廠（酒廠、水廠、化肥廠）裡的用水之源，同時也是城市空氣濕潤的“調節器”。故後來就從下游的西冷水溝出水口地帶修建了二壩，再後來的新世紀裡又在上游修建了三壩，目的也是一樣。

從一壩的初始修建，到二壩三壩的再次成就，加上城區四周的東西南北郊等水庫與小河道的形成，讓“旱包子”的棗陽城變成了魚水之鄉。三座水壩裡的水，形成的廣闊水域，讓棗陽城裡的空氣變得濕潤多了，特別是遇到夏日天旱的時節，常讓乾旱的城區空氣比其他地方潮潤得多，無疑對城市空氣的濕潤度起到了良好的調節作用。只是，這樣的美景呈現之前，卻有一段讓人不堪回首的歷史。

且說時光進入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市區的迅速東南擴展，城區特別是一些化工、造紙、紡紗類企業的不斷增加，污水的長期排放，一度讓一壩的水變得有些臭氣熏人了。故九十年代前後，市政府設立項目，撥專款對一壩的水域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挖掘清理，下游的二壩也是那個時期修築起來的。只是當時的清淤對準的只是河段淤泥，沒有對污水的源頭——污水排放進行有效治理，故在後來的不長時期裡，一壩二壩的水質變得更差，臭氣熏天，夏日尤甚，一度讓生活在兩岸的百姓苦不堪言。

新世紀到來後，特別是新時代的“金山銀山不如綠水青山”號角吹遍神州大地之際，市委市政府積極回應中央號召，除在其他各方面下大力氣整治環境污染的同時，對沙河三座滾水壩裡的水域也進行了全方位的源頭治理，不但全面清除了沉積壩堤內水域裡的污泥，還將兩岸的污水排放進行了一刀切斷，並於兩岸的河堤依據地形進行了多次分階段性的景觀似打造和污水處理設施的更新改造。其他如東西冷水溝的景觀打造、古城牆護城河的景觀打造、各個街道社區的生活排污水打造、不同地段的大小公園與街頭公園設置、優質綠化樹品種的廣泛引進及污水處理廠的擴建等等措施，讓今日的棗陽城無論大街小巷、機關社區、廠礦企

業，處處展現出麗景映天、綠意滿城的欣欣向榮景象，讓襄陽城成為了百姓稱道的生態易居城市。

如今的沙河三座壩堤裡的水，經過多年的治理，已經變成了清靈靈藍盈盈的映天麗水。兩岸風光式的景觀長廊打造，一座座亮麗大橋的飛架，水質與岸景徹底改變了模樣，成為了城區以及外來人員早晚與休閒時節漫步健身以及垂釣的喜樂之地。

沙河兩碼頭

沙河兩碼頭，是指東關碼頭和大東門碼頭。兩個碼頭遺址，相距著半裡地，在過去就是整個東關街的長度。

東關碼頭在原東觀街的南端盡頭，與油房巷北出口相鄰。這裡曾是歷史上一處東南官道進出入襄陽城的過往關口，也是夏季行船靠岸的重要碼頭。對岸斜對著的是沙河店碼頭（一個沿河堤斜坡的上坡路），具體位置就在目前灑水一號社區前、灑水大橋東橋頭北幾十米處的那座紅亭子（我時常稱之為“義井亭”）所在地。沙河店碼頭過去有一口水井，並有大樹相伴，時常為過往客人歇腿解渴提供著便利，歷史上稱為“義井”，宋代大書畫家米芾曾做詩記之；東南一帶過往客商進城或是由城區出入東南一帶，多是從這裡開始實施的。

東關碼頭是襄陽城沿河堤設置的幾處碼頭裡最大的一個碼頭。歷史上曾在堤岸上架設著門洞似的石橋門，戰爭時期有士兵把守，和平時期則是自然開放性的。從碼頭到河水處，過去有數十級石階，均為石條鋪築，有些石條長達兩三米。石階兩邊，右邊是大石塊壘砌的陡岸堤，左邊為大長石條碼起的護壁欄牆。新時期以來，河堤經過兩次大的改造，如今下半部分已經被淹埋，而上半部分依舊保持著原有的呈現；一級級石階上留下的歷史痕

跡，讓過往的人們時時升起歷史的回味與遐想，自然會有多多的收穫。

大東門碼頭與東關碼頭的歷史大體一樣，是應對歷史上大東門的一處碼頭，與城裡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平時的功用沒有東關碼頭多，多數情況下是城中居民下河取水、洗滌或是少量便船停泊之地，來往的行人自然少一些，故在打造的石階寬度上要窄於東關碼頭。設置方面與東關碼頭比較相似：在左邊為一突出於河堤的高臺，是回避河水直沖碼頭而專門突出水域的高臺打造；右邊是順著河道而下行的河堤。現在的呈現，與東關碼頭一樣，下半部進行了淹埋，只留上半部的歷史性石階，有十幾級，將沿河西路與近水岸上的景觀道進行了上下連接，是散步人們經常過往的一個階梯口。

棗陽古城區段的河道，歷史上曾有五六處碼頭，如大東門以東的禹王廟碼頭、小東門（現在的書院街西橋頭）碼頭、順城灣碼頭等；這些小型的碼頭，當年與大東門碼頭和東關碼頭一起，為城區百姓及過往商客提供著多種的便利。只是隨著時代的變遷，棗陽城及沙河堤岸的多次改造，除大東門和東關兩碼頭還保留部分歷史性的遺跡之外，其他幾處小型的簡易碼頭，如今只成為上了年紀人們腦海裡的回憶性話題了。

對於東關與大東門的兩座碼頭，過去的我曾進行過較多的尋訪與探索，寫有一篇長文《東關碼頭》，過後與其他寫棗陽的古跡篇章一起，收錄在散文集《記憶》一書中，得到過不少尋探歷史的老棗陽人及寫作者的關注。

這裡值得一說的，是東關碼頭北堤岸（高臺）半坡地帶，生長著的兩棵大樹。近次的沙河西堤改造之前，堤岸半壁上就生長著兩棵樹：一棵是棟樹，大一些，婆娑一些；一棵是椿樹，細一

些，直挺一些。那個時候，東關街近水一面的房舍拆除後，岸堤上的寬闊場地裡，常有附近的居民在這裡進行一些加工活動，比如製作的護欄焊接、打造某些鐵制產品、拉直鋼筋等活動。不知什麼時候，有人在棟樹分杈的高杈下用粗繩索捆系在上面，死扣兒。這樣捆系的繩索，是想借助棟樹粗杆的堅固力度而拉扯鋼筋用的。因為經常用大力拉扯鋼筋，捆系樹杆的繩扣被拉得緊密堅實。繩索帶有化學性物質，如船上用的纜繩一般，耐用也耐磨。繩索打結後時間長了，沒有鬆動性，就讓年年生長變粗的棟樹主杆受到了影響——繩索捆系的地方，樹杆四周凹陷進去了，很有些深。照此下去，在棟樹不斷的生長中，死扣般捆系的繩索就會在樹杆上越陷越深，而上下的樹杆越長越粗時，不定什麼時候一陣狂風驟起，巨大的蓬展大棟樹樹冠，一時經不住狂風的作用力，就有可能從繩索系住的地方扭折而斷。

2020年冬日的一天，我從這裡散步看到了，當時想將繩索從樹杈上解開，但時間長了繩子已經深深凹陷到樹杆裡，扣系的十分緊密堅固，加上又捆系在夠不著的地方，難以實現美好的願望。當時留意記下了，就想有時間了能為這棵大棟樹松一鬆綁。

或許是心有所系吧，第二天下午轉著玩的時候，我帶了把工具刀兒，行到這裡後，用力攀爬到較低的老樹杈上，冒著寒冷與風險，用工具刀一下一下的割繩索。當時的我，費了好一番的勁兒，才將繩索割斷。我喘著氣下到岸堤上，看著沒有了繩索捆系的那處樹杆凹陷圈兒，感覺自己為這樹棟樹進行了一次有益的“鬆綁”行動。

過後在河堤改造過程中，棟樹與椿樹在這裡進行了保留。其中棟樹上那處曾被繩索捆系凹陷的地方，鬆綁後卻膨脹似地外伸

起來，如今竟鼓成了一個圓形的外圈兒狀，明顯地比上下樹杆粗一些，如同在樹杆上套上一個趣味的木質“圈兒”。

如今的椿樹和棟樹都長得茁壯茂盛，枝繁葉茂，樹杆周長（底部）分別達到了 110 公分和 180 公分，從南北兩端望去頗具風采，時常與東關碼頭一起，成為新打造河堤上的一道靚麗風景。

彎彎清流護城河

困擾棗陽人許久的古城護城河，終於在 2022 年秋高氣爽的時節，按規劃流程全線貫通了。這是一項讓棗陽人關注的民心工程，也是一件能讓棗陽人津津樂道並載入史冊的大事。

清流繞古城，兩岸映樓新；漫步歸來晚，酒中品悅情。

這是我一次次漫步古城護城河兩岸景觀路的快悅心情。

曾幾何時，歷史的古城護城河有著多少美好的印記和回憶，猶如歷史的風煙雲影一般，很難說清楚。生活在棗陽城四周的百姓，一代代人面對著古城護城河，更是有著說不完道不盡的歷史感受，時時留存在他們的記憶裡，幻化著也美麗著每個人的心靈，形成一種歷史的馨香文化，一代代傳承延續。

最初的護城河，可以追溯到南宋嘉定年間（1218 年前後），那時的棗陽處於抗金的前沿陣地。棗陽軍民為了抗擊金兵的屢屢侵犯，知隨州吳柔勝和抗金名將孟宗政等人，率領棗陽軍民先後築起並完善了棗陽城牆。古城護城河由此而成。在那個血雨腥風的時段裡，護城河與城牆一起，成為棗陽軍民抗擊金兵的一道城外的堅固堡壘，其功自不必多說。

古城護城河，作為一條人工開鑿又呈天然性的水域，戰爭時期成為城外的一道重要保護屏障，而更多的和平時期，則與百姓的生活緊密相連，成為了城內外群眾的浣紗、捕魚場所。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從清末之際的喪權辱國、割地賠款，到後來的日本帝國主義踐踏中華大地，無數仁人志士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拼搏奮鬥，終因沒有正確的航向而屢屢失敗。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應運誕生，猶如一道曙光在東方的地平線上冉冉升起。中國共產黨自創立的那一刻起，就明確了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共產主義學說的政治綱領精髓，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中國共產黨人奮鬥的根本宗旨。過後的歲月裡，中國人民在以毛澤東主席為傑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英明領導下，堅定信念，頑強拼搏，百折不撓，最終戰勝了不可一世的國內外強大敵人。

襄陽古城護城河與古城牆，也在這場百年民族的獨立與奮進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稱之為“功臣”也不為過。

新中國的成立，結束了一百多年來中華大地的戰亂紛爭局面，開啟了歷史的和平建設新紀元。中國人民走在了獨立自主、自立更生、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上。這個時期的襄陽人民，與全國人民一道，開始在一窮二白的中華大地上，揮灑汗水，艱苦奮鬥，用聰明智慧與勤勞節儉的奮進精神，書寫出了人類歷史上最為輝煌壯麗的宏偉篇章。

曾於戰爭時期起過重要作用的襄陽古城護城河以及古城牆，在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進程裡，漸漸消失了歷史性的防禦功能，然後就逐步退出了堅固堡壘作用的歷史舞臺，成為歷史性的遺留古跡。但護城河的清流，依舊保持著，成為古城內外百姓朝夕相處的生活水域。

千年的古城護城河，由歷史的城市防禦屏障變成了與百姓息息相關的生活河流，也給人們留下了無數美好的歷史回憶於其間。

歡歌時序進，曾憶夢依稀。

面對這條曾經給棗陽人留下過無數美好印象與回憶的古城護城河，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經濟浪潮的衝擊下，在城市人口的快速擴展中，由於各種配套設施的一時跟不上，隨讓清麗的護城河水漸漸變得不堪入目了。

污染了的古城護城河，雖然過後嚴重時也曾進行過相應的疏浚工作，但終因未能治本，故後來的污染越演越濃，一時間臭氣熏天，炎熱的夏季尤盛。像其他眾多河流的污染一樣，一度讓很多人對它生出一種既討厭又無奈的哀歎。生活在古城護城河兩岸的居民，更是有著說不完道不盡的晦澀苦衷。

一段時期裡，護城河在呻吟，古城在嘆惜，護城河兩岸居住的百姓在長歎。

好在，新世紀到來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金山銀山，不如綠水青山”的號角在全國吹響了。好在，新時代的號召，打造生態易居美麗城市的宏偉藍圖，在棗陽大地鋪開了。

一時間，在一些只顧經濟發展而缺少民眾生存環境意識人的不理解聲中，一處處歷史的污水源頭被清理，大街小巷的污水排放得到了有計劃有步驟的治理，穿過城中的一條千年沙河清亮了起來，川流在棗陽大地上的一條條河流清亮了起來。

棗陽人的積極行動，讓棗陽城鄉一步步走在了春天的風景裡。

繼之，不堪回首的古城護城河，成為老城區改造的重要項目擺到了市府議事日程上。2019年，市委市政府廣集言路，斥資十億，委中交二航局承建打造亮麗護城河。

期間的拆遷工作，遭遇的千難萬險有目共睹；過後的佈局規劃設計，優化的一處處景觀建設方案可圈可點。

功不唐捐，玉汝于成。

護城河改造工程，前後歷時三載，到 2022 年金秋時節，如期完成了河道及其兩岸的疏通、分流、設置、造景、防護、綠化等多方面的新亮打造，使之成為襄陽城中一道景區式的漫步長廊。

護城河疏通了，但不是原樣的河段修復，而是依據城市建築的現有格局，進行的一個基本保持原有風貌的嶄新複葺。上游承接沙河三壩裡的水，有距離的暗流到順城灣地帶的古城牆東北角成為顯河，然後沿著歷史的護城河道，一路向西向南向東向北再向東的環繞古城的彎折回流，期間為多明少暗的流程，最後在原來大東門碼頭與東觀碼頭中間的位置注入沙河。

整條護城河，明河暗流，全長三千三百多米。

疏通的護城河，或寬或窄的清河水，時時映照著兩岸的亮麗高樓與蔚藍天空。兩岸的風景長廊上，依據河之岸邊高低寬窄不同的地形地貌，分別設置著不同形狀的亭榭曲廊、大小園林與多種綠化場地。一些寬闊的水域裡，常有野鴨戲水的趣味景象出現。回折的長長河岸邊，出現了不少垂釣者，而更多的還是三三兩兩的漫步遊人。

沿途的綠化，諸多的花草樹木，品種達到了上百種之多，彙集起來猶如一個豐富的植物園。栽種的樹木，有四季常青的桂花樹、樟樹、翠竹、石楠、青松等之外，還有落葉的紅葉李、喜樹、柳樹、櫻花樹、銀杏樹等樹木。間雜其間的花草植物，有心葉日中花、荷蘭菊、金絲桃、接骨草等過去不多見的名花異草，

也有馬鞭藤、紫雲英、商陸、老鸛草等本地的原生植物。河坡上除了有些陡坡地帶用水泥磚石壘砌的河堤外，斜坡呈土質的地方則全部的彩鋼絲網護坡，並以馬鞭藤、牛筋草、黑麥草等根系發達的植物裝扮。河道裡除了種植有淨化水質的沮草（俗稱油草或雜草）等水草外，另外還有蘆葦、再力花、荷花、美人蕉等較大形水生植物于河邊河中或高或低的鮮亮著，成為河道水域的一道美麗風景。

護城河兩邊最明顯的標誌，是漫步長廊的通道打造。陡岸的河邊，多有依地勢而立起的防護欄，有水泥的，有鋼筋的，最多的還是景觀式油漆過的木制護欄。這樣的防護設置，可以減少漫步河邊的行人特別是老人或小孩的不慎落水。

從打造護城河的那一天開始，我經常在施工的現場進行著觀覽與拍照，見證了護城河從不堪入目的爛泥溝，到一步步變成了今日人們喜愛的清流河。自從開通了護城河的沿河路後，我一次次地沿著護城河兩岸的景觀式通道，進行著丈量活動。四季的景色不斷變幻著，每次轉遊都會有著悅目的歡快感覺。那種時刻，眼觀著清清的河水與兩岸的圍牆、城牆、雕塑、高樓、大道、綠化，以及人流、車流、垂釣人、漫步者等等，心中就有一種“風光無限好，觀景倍生情”的幻化，眼前的一切展現都是那樣的可心，那樣的舒眼，那樣的醉人。

值得特別說下的，是書院街原北門口向北的那片寬闊水域。那片水域在整條護城河道中，是最寬闊的一段。東邊是市委大院合併後的原人武部所在地，有著歷史的高高古城牆；西邊是新打造的兩處多棟高層建築社區，宏偉壯觀，新穎亮麗。寬寬的河道，西邊呈現的是一條彎弓狀的河坡，整個水面看過去就像一輪彎彎的月亮形狀。每當看到這樣的景象時，讓我禁不住生出這片

水域應當有一個美麗名字的想法。我在心裡或是友人的談說中，多次稱它為“月亮湖”或“半月溪”。想想看，彎彎的月亮湖（半月溪），水域四周，景色特別的美：有新修葺的高高古城牆，也有新建起的高樓大廈；有新開闢的古城牆遺址公園，也有沿岸的美麗綠化；有遠近的公路大街，也有新修建的兩岸景觀道；有別致的伊斯蘭教堂，也有相距很近的實驗中學、襄陽一中、三實小；其他還有歷史上很有名氣如今被改造了的北門遺址、北觀街、小橋等等。行進在這樣的一片水域兩岸，既有歷史的幽情回思於其中，也有今日的新亮景色現眼前，可謂融古今文化於一體，興時代文明於當今。

這樣的一片美麗水域之地，以及與之相通連的整條清流護城河，無論是散步、讀書、觀景，或是垂釣、遠思、展望，都會有著較多的收穫，也會讓人生出歡快的暢想之情。

尋訪耿集倒掛松

5月5日下午，雨後的多雲天氣，空氣清新，景色可人，適宜於人們的各種行動。由是開了車與妻一起，沿著襄耿省道，一路向耿集方向而去。

如今的鄉道多數鋪築著瀝青，路邊的牌子上時常標明著“四好公路”（即建好、管好、護好、營運好）的字樣，於當今的盛行車輛時代提供了諸多的便利快捷。省道通行，更是歡暢多多。由此，我們從襄陽城區出發，一路過梁集，穿熊集，隨向西行一段再向南來一個大回彎，不久就到了耿集所在地。

歷史的耿集是一個鎮的設置，分別與襄州區的黃龍鎮和宜城市的板橋鎮相鄰，2001年併入熊集鎮後，如今只成為一個偏遠集鎮而保留在襄陽的西南端。集鎮不大，歷史的老街還顯現著當年

的境況。站在老街上，一種歷史的情思立馬襲上心頭，過往的煙雲便在腦海裡清晰的展現了起來。

立馬，我想起了第一次前來耿集鎮的經歷。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剛剛成家的我，與在熊集工作的妻一起，曾慕名地處耿集鎮西南山地的倒掛松，進行過一次騎自行車的探尋活動。那個時候的倒掛松，於山下看去，主杆遒勁，枝頭下垂，枝葉疏朗，聳立在山坡陡坎上，在群山莽嶺的蒼翠綠林中尤顯獨特。走近倒掛松，粗壯的主杆基部至一人來高的地方，樹紋猶如麻繩般的擰勁狀。再上的主杆向著山坡下方傾斜著，後又在一兩米的地方再向回（山坡上方）努力地上呈著。由於主杆部位是向山坡下方傾斜，上邊的主枝無論如何努力回伸，終有著較大的傾斜度，而於其上的或低處或高處的一枝枝杈兒，則都一律的四邊向下垂展著，形成了大松樹的一種奇特景觀。

倒掛松的名稱由此而來。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觀瞻棗南境內的獨特奇松，過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心中時時念叨著它的存在與美好。只是它處於太過偏遠的棗西南山區，在當時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故那時的我雖欲多次探訪倒掛奇松，卻終未成行。

時光一晃進入到九十年代中期。因工作關係，我數次前來耿集鎮辦事兒，期間對倒掛松進行了再次探訪。然而很可惜的一點就是，當我再次探訪這棵在棗陽人心中有著很高地位的著名大奇松之前，它竟在一個天朗氣清的正午時分，突然完結了數百年飽經風雨而茂盛成長的歷史使命。

當我再次站在倒掛松所立的山坡時，往日高大的倒掛松，此時只留下一人多高的基杆白亮亮的矗立在山坡上。看到如此的景象，我不由得為之惋惜。撫摸著那截一人多高的松樹樁，望著西

邊的疏淡雲影，倒掛松轟然倒下的悲壯一幕便在我眼前鋪展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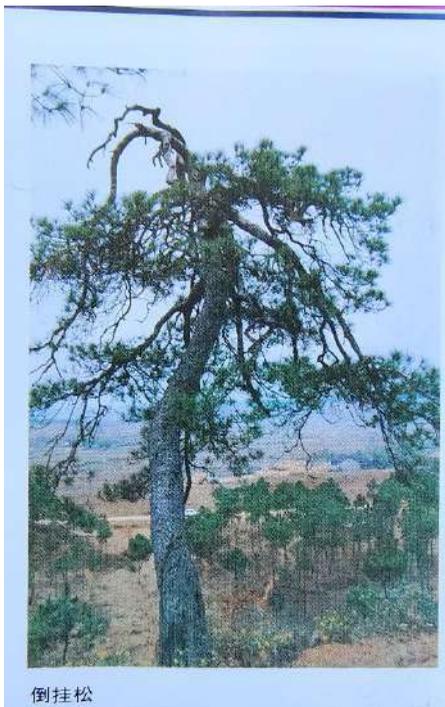
1991年農曆8月15日，一個中國人俗稱“吃月餅”的美好節日。這一天，天氣晴朗，無風，散亂的白雲在耿集鎮西南部的群山莽嶺間悠然的飄蕩著。山民們除了準備些節日的佳餚外，勤勞樸實的本性仍舊讓他們沒有停歇下來，依舊進行著山地的各種勞作。午後，酒飽飯足的人們開始歇晌。這時，一名下鄉的鎮幹部頭戴遮陽帽，正騎著自行車從西南山地向鎮區方向歸來。當他行至倒掛松的公路地段轉彎處，突然聽到一聲炸雷聲。寂靜的午後，炸雷特別的響亮，過後在山谷裡回蕩開去。炸雷聲讓這位鎮幹部大吃一驚，驟然剎車，扭頭看向炸雷響起的山坡方向，就見倒掛松正斜刺裡向著山坡方向倒下去，隨之轟隆一聲巨響倒在了山坡下。他感到了奇怪，抬頭向天空望望，依舊的閑雲悠然，天晴氣朗，而那聲炸雷又是從何而起的呢？他百思不得其解，歸來後就把路上的經歷講給同事們聽，大家聽了都覺得這是一樁奇怪的事，過後被四處傳播開來。

然而，倒掛松在這一聲不知名的炸雷聲中轟然倒下後，只留下那截一人多高的松基主杆，依舊保持著原有的立勢，在山坡上斜呈著，這期間又隱藏了多少的神奇與秘密啊！

時光一晃，數十年過去了。如今的自己，已從當年的第一次見到倒掛松時的青年小夥，變成了一名奔向古稀的老人了。歲月催人老，山色依舊存。故今日閑來，與妻到達耿集鎮上時，就想到了幾十年前觀看倒掛松及其松樹樁的情景，就想再次找找當時觀看過的倒掛松樁是一種什麼樣的境況。

畢竟相距的時間太久，當年尋訪倒掛松與松樹樁的印象雖還有些依稀，卻終不能斷定它在什麼具體的方位了。好在鼻子低下是大路。如此，我們從耿集老街現稱為中華路的路段上一直西行過去，於集鎮外過仁河後向南一轉，不久於一個斜彎地帶就到了當年聳立倒掛松的地段。循著印象的倒掛松所在地，從幾乎沒有明顯標示的山間小道上踏行過去。野草正茂，山民種植的坡地桃子已經泛紅。蓬草與荊棘叢生的山道有些難行。好在有小時候在鄉村時的練就本領，就向棘草相間的山坡上一步步艱難地踏踩過去。幾經探尋，幾經周折，雖然找到了當年的倒掛松生長地段，雖然也看到了山坡上聳立的幾棵高大松樹，然而在荊棘叢生的茅草叢中幾經尋找，還是未能探測到當年看到過的那棵倒掛松的樹樁痕跡，卻多了幾處的新墳包顯立其間。新雨才過的山地，雖有山地茅草的墊腳，泥濘還是將鞋底上給粘滿了。過後不甘心地回到山前的公路上，不想妻在我艱辛登山的當兒，已向當地的路邊山民進行了諮詢——原來的倒掛松樹樁，經過幾十年的風吹日曬雨淋夜露，早已腐爛成灰而與山坡上的泥土融為一體，目前不留存任何的痕跡了！

站在公路上，望著倒掛松曾經生長聳立過的鬱鬱山坡，再看看山下田塊裡即將收割的金黃色麥子，心中突然就有了別樣的感覺。江山代有名勝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歷史上沒有不滅的勝景，也沒有永恆留存的景物，只有不滅的勝景文化。是的，任何勝景與景物都有時間性，都會在歷史的長河中或名或滅，只是時間他過年短而已。但勝景與景物成就出來的歷史文化，卻會長久的留存在後人的心中，成為人們時時懷念並歌詠的物象，進而讓一代代人傳承下去，直到永遠。



一時風雲上過《棗陽縣誌》的倒掛松及其倒下後留下的那截松樹樁隱沒了，但倒掛松的大名卻被後人當成了一種文化元素，久久留存在我們的記憶裡，記錄在書籍裡，千年萬載，供人們閑來翻檢歷史時，進行著一段歷史的美好回憶。

個人簡介：

國林，本名李軍，湖北省棗陽市人。分別為湖北省作協、中國散文學會、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原棗陽市作協副主席兼秘書長，現為棗陽市詩詞學會副會長。著有《國林詩詞選》、散文《記憶》、長篇小說《劉秀歸來》等三十餘部，其中《劉秀歸來》成為 2018 年度網路熱銷作品，並走進北京王府井、廣州市書城及多省大型圖書館。作品獲得過不同級次獎項，部分作品入選湖北作協選編書籍。